

知味 春菜菊花尖

◆ 李伟花

春风一吹，田埂边、地头旁的菊花尖就蹭蹭冒芽了，嫩生生的绿，沾着晨露，看着就喜人。

这菜算不上什么稀罕物，却是我们全家人最爱的春味，不起眼却有嚼头，营养还足，嫩茎嫩叶里藏着菊苣、维生素这些好东西，吃起来清清凉凉的，解燥又败火，每年春天的餐桌，少了它总觉得少点滋味儿。

往年都是清明前后，公公婆婆抱着小篮子去小区附近的山上掐菊花尖，专挑最嫩的顶梢掐，回来择干净，清水冲几遍，沥干了撒点盐揉一揉，把涩水揉出来，再切碎了拌上醋、花生碎和香油，简简单单一盘凉拌菜，配着热乎乎的玉米粥，那叫一个爽口。我每次都能就着这菜多喝半碗粥，春日清晨的舒坦，全在这一口家常味儿里。

今年雨水特别多，地里的菊花尖长得格外旺，三月中旬就吃上，比往年早了半个月。还是公公婆婆去掐的嫩尖，脆生生地带着泥土味儿，只是今年婆婆琢磨出了新吃法——跟着抖音学做菊花尖鸡蛋饺子，纯素的馅，吃着比肉馅还鲜。

做这饺子，馅料是关键。菊花尖得先焯水，几秒钟就捞出来，过遍凉水，挤干水分再剁成碎末，水分挤得越干，包的时候饺子皮才不会破。土鸡蛋打散，放一点点盐，热锅少油摊成薄薄的蛋皮，放凉后也剁成碎，跟菊花尖拌在一起。调味不用复杂，撒点葱花，滴几滴生抽提鲜，再来一勺香油，顺着同一个方向搅和匀，馅料就成了，清清爽爽的菜香混着蛋香，闻着就流口水。

公公擀饺子皮的手艺没得说，薄厚刚好，捏出来的褶子也匀溜。婆婆说：“包的时候别放太多馅，不然煮的时候容易露馅。”一个个小巧的饺子码在盘子里，绿莹莹的馅儿透着皮，看着就好吃。水烧开了饺子，等饺子浮起来，再点两次凉水，煮到皮软馅熟，捞出来直接吃，不用蘸料，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咬开薄薄的饺子皮，鲜汁先在舌尖化开，菊花尖的嫩脆裹着蛋皮的香，一点苦涩味儿都没有，清清爽爽的，吃多了也不腻。一家人围在桌子旁，一人一碗热饺子，边吃边唠家常，孩子也吃得欢，直说这菊花尖鸡蛋饺子，比肉馅的还好吃。

正如汪曾祺所说：“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普普通通的菊花尖，就是咱老百姓餐桌上最鲜活的人间烟火。它不名贵，却藏着春日的鲜，裹着家人的用心，从凉拌小菜到鸡蛋饺子，不过是换了种吃法，那份融在烟火气里的温暖与踏实，从来没变过。一口新鲜的菊花尖，尝尽春日美好，也品透了家常日子里最简单的幸福。

心香一瓣 春日读书

◆ 王宏治

退休后很少远行，除了到近处转转，就是锻炼身体、看看书。

老家巩义地处郑洛之间，最有名的景区是康百万庄园，我去过几十次，知道这是有故事的景点。我看完整地作家古野写的长篇小说《大商赋》，又去图书馆借来李佩甫的名著《河洛图》，沉浸在两个作家构思的故事里。两部小说描写的都是河洛康家，讲的都是康百万家族靠“留余”精神经商致富兴盛十二代、历经400年的财富神话，但两部小说切入点不同，演绎的故事不同，让我真正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

陈彦的长篇小说《主角》，精彩的故事、有趣的语言让我着迷。我向妻子推荐这本书，她看了也同样着迷。两个人争着看一部小说，我只好去市图书馆又给妻子办了一张借书证，再借回来一套《主角》，两人边看边交流，共享好书带来的乐趣。我把看《主角》的体会说给一位朋友，他借来一看也感觉精彩，又见面时，他说他把书中一段幽默的对话念给人听，两个人在家笑得前仰后合，看来，好书也能让家庭其乐融融。

徐怀中的《牵风记》把我带入新中国成立前夕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战争场面，感受着青年女学生投奔延安、在战争中经受的甘苦。刘亮程的《捎话》虽然读起来有点苦涩，但这部书确有它的精彩之处。这个春天，看过的每一本书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上班时节紧凑，最多看看报纸，没时间看书，下班时间也忙于应酬。退居二线后，我到单位职工书屋借书，看了好多本茅盾文学奖作品，莫言、贾平凹等人的小说看了不少，充实了生活。两年前退休后，不想再去单位，就去市里的图书馆借书。一向才知，办借书证需要交100元押金，只要现金，还需出示身份证，关键问题是当时没证，要等人退了证了才行。无奈只好遗憾离开。从此，好长时间再没有去过图书馆。其实，家里也买了好多书，因为没有还书时间限制，总是不能集中精力阅读。

去年底，我路过图书馆，鬼使神差又走了进去，这一次我收获的满是感动。工作人员非常热情，借书程序已经数字化，老借书证已作废，押金全部退还。工作人员把我的身份证放在机器上，按照提示输入手机号，含有芯片的借书证就生成了，一次可以借两本，借阅时间一个月。我拿着借书证让管理员查书的位置，查出来后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我找到书后，有志愿者立即上前帮我办理借书手续，并教我学会了借书、还书的自助操作程序。我感受着看书人沉浸阅读的轻松氛围，体验着志愿者们提供的优质服务，激动着城市的文明气息，心里是暖暖的小幸福。

灯下漫笔

中原的山水，比如嵩山，比如洛水，普普通通，平平凡凡，一般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如果遇到了能够发现美的眼睛，看见的就是内涵，就是文化，就是人文，蔚为壮观，雄奇瑰丽，越看越不舍，越看越有味。

嵩山东溪，就是一道细细的水，窄窄的流，乍看无奇，但如果你的目光穿进了它的灵魂，就会发现它并不是纯物理意义上的水，而是诗醉文母。

东溪的水富含文化的营养，好比人体所需的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是孕育诗人的温床。历史上，尤其在初盛唐，这里出了不少超一流诗人，比如宋之问、王维、李颀、岑参、刘长卿等。有云：看过东溪云，诗追宋之问；饮过东溪水，就是小王维。

4月末，我循着《水经注》“五渡水”“导源崇高县东北太室东溪”的古老记载，踏入了嵩山东溪的叠翠之境。这条发源于太室山的溪流，恰如其胸前飘逸的领带，与其巨大“喉结”的起伏相谐振，在花岗岩峡谷间蜿蜒出千年诗意。

清晨的东溪笼罩着乳白色水雾，阳光穿透松树林的间隙，在墨绿色水面上投下细碎的金斑。踩着被游人足迹磨光的磴道逐级而下，耳畔渐次传来三种水声：上游瀑布的轰隆如钟鸣，中游湍流的哗啦似巨响，下游戏滩的

叮咚若木鱼——这天然形成的“山水音阶”，恰如诗歌的平仄，和谐而美妙。

东溪的水，是被天地灵气开过光的。它从太室山的褶皱里点点渗出来，聚而成流，洗过六禹手上的老茧，吻过启母暖暖的额头，浸润过《诗经》里的文字，回应过嵩岳寺悠扬的钟声。

公元671年，东溪出山之后，好像特意在宋令文宅阶前打了个漩，才像往常一样悠悠地汇入颍水。当时，宋家人根本看不出这个漩有什么不同，但觉得家里新添的一个男丁，出奇的不同寻常。这个孩子不仅极其聪慧，而且仪貌奇特，特善五言诗。宋令文为他取名宋之问，也许就是心中有疑问吧。

宋之问的童年，是枕着东溪的歌吟度过的。父亲宋令文“三绝”的家学，如潺潺的沃土，滋养着他的诗心。他在溪边的盘石上临摹《兰亭序》，笔锋起落间，有溪水的灵动；他对着嵩山、颍水吟哦的平仄韵律里，有松涛的呼应。东溪的清灵，给了他自然最本真的感知——他能听见风穿竹林的频率，能分辨云影投水的层次，这种对细微韵律的捕捉，为他后来打磨唐律、定型律诗储备了精细、精准的体验和认知。

当宋之问走出嵩山，走进洛阳、长安的宫

阙，东溪的影子亦然鲜活地出现在他的诗歌里。应制诗的美丽，是东溪赋予他的色彩敏感——“花柳含丹日，山河入绮筵”，那明艳、明丽的色泽，像极了春日东溪边灼灼的山花；“谷转斜径，川回曲抱原”，那奇妙流转的章法，恰似东溪绕山的蜿蜒。他和沈佺期一起，在官宴的笙歌里，把六朝以来的格律诗毛模粗还打磨得愈发细密。他们让五言律诗的体制臻于完善，让七言律诗的新体崭露头角，就像东溪冲破阻碍，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河道。武则天龙门夺袍，上官氏彩楼评诗，都不仅是对宋之问文才的认可，更是对他诗歌声律和谐肯定——而这份和谐，正是来自东溪。

中年宋之问任职越州，更谪钦州，虽然他的人生从此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但换个角度看，却是宋之问诗歌走向的又一个高峰，而东溪的底色，让他在困境里守住了人格的尺度和诗歌的温度。在越州他登山涉险，访察民生，“颇自力为政”，且“置酒赋诗，流布京师，人人传诵”，史学家韦述称赞他“文章南渡越”；在大庾岭的瘴气里，他写下“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那思乡的泪，和东溪一样清澈。此时他的诗，褪去了宫廷的浮华，多了山水的厚重与对民生的关切。在《祭禹庙文》里他对民众袒露的同情，在《灵

隐寺》中他显现的壮阔思想境界，都离不开东溪赋予的灵感。确实，他的诗设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大都是山水田园、风物人情及朋友唱和，然而，奇妙的是，当他加进一点风花雪月时，就把风流、浪漫推到了极致，把美好融进了读者的心灵。宋之问用东溪之水把对山水的热爱，对百姓的体恤写入诗歌，让他的诗歌走出了宫廷，走进了现实，成了承载生命之重的巨大磐石。

公元701年，继宋之问之后，诗佛王维亦在东溪之畔出生。更在三四十岁之后，王维顶住政治压力，住进了宋之问留下的辋川别业。在终南山的南山别业，王维续写着宋之问的诗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意境，与东溪的清幽一脉相承：“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悠然，也藏着与宋之问一样的出世之心。宋之问或许未曾料到，在他离开人世后，还会有这样一位同乡，继承了他的衣钵，延续了他的辉煌，创作出了更加脍炙人口的诗歌，千古流韵，万古流芳。

东溪的水，是宋之问的诗魂，也是大唐山水诗之根脉。它在岁月里静静流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心。而宋之问，这位被历史误解的诗人，也终将如东溪一般，在泥沙俱下的时光里，沉淀出最清澈的初心。

人与自然

布谷声声闹春耕

◆ 高长见

清晨去公园散步，空气湿润清新，鸟儿在枝头叽叽喳喳地鸣叫。蓦地，几声“布谷——布谷——”的啼鸣穿透薄雾，悠远而有力地在耳畔响起。这熟悉的声音，一下子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布谷鸟的叫声里，参与乡间劳作的情形。

谷雨时节，春雷隐隐，细雨蒙蒙，山间早已一片葱茏。夏候鸟从南方陆续归来，布谷鸟更是如期而至。它是乡村的精灵，农人的信使，叫声清脆悦耳，婉转悠扬，穿透力极强，钻过树林，越过河流，响彻了暮春的山谷、田野。整个村庄，便在这声声催促里苏醒过来，农人也开始忙碌起来。

“谷雨布谷叫，催人忙播种。”布谷鸟的叫声，是催促农人播种的集结号。农人听到布谷鸟的叫声，就知道该犁地播种了，比家里的老皇历还准。

一声布谷啼，一犁春雨雨。父亲搬出歇息了一冬的犁铧，拂去上面的灰尘，把犁面擦得明晃晃的。吃了一冬干草的老黄牛，走出圈棚，伸了个懒腰，听话地跟在父亲身后下了地。

春耕的田野，是一幅流动的画卷。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洒在田野，一天的忙碌便开始了。耕牛拉着犁缓缓前行，身后留下一道道深深的犁沟。男人们扶着犁把，嘴里吆喝着，手中执着长鞭，高高举起却舍不得落下。女人们挎着篮子，跟在后面，时而弯腰捡拾翻犁出来的地蛹或土蚕。最快乐的还是孩子们，他们在田间地头追逐嬉戏，捉蚂蚱、捕蝴蝶，有时也帮忙搬运农具。

犁铧踏过熟睡了一冬的土地，泥土翻卷如浪，散发着特有的芬芳。阳光洒在上面，泛着耀眼光芒。远处山坡上一片葱茏，小溪里的水潺潺流淌。布谷鸟的叫声或远或近、或高或低，与农人的欢笑、牛的哞哞、犁铧破土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成为暮春里最和谐的乐章。

耙地时，为了减轻耙的重量让牛省些力，父亲会让我蹲在耙上，他在一旁赶着牛。我双手紧攥耙绳，两脚踩在横梁上，身子尽量往下蹲，一动也不敢动。那紧张又兴奋的感觉现在仍记忆犹新。等土地平整完毕，父亲会带着我，在新翻的土地上点种玉米。我问父亲为啥这时候播种，父亲笑呵呵地说：“你听，布谷鸟在催着呢，布谷就是播谷。”我抬起头，听着远处山林间“布谷——布谷——”的鸣叫，再看看田野里到处忙碌着的农人，似乎明白了父亲的话。

布谷鸟不仅送来了春耕的信号，也送来了播种的希望。还记得那时撒谷种的时候，父亲总是提前把秧田整成畦。布谷鸟一叫，他就挑着谷种来到田边，把谷种均匀地撒在畦里，不一会儿，田里就一片金黄。小河的水顺着渠沟缓缓流入田中，中午阳光充足、温度升高时就将田中的水放掉；到了晚上太阳下山之后再引水入田，防止夜里温度低冻着谷种。那时候我不懂调节水分和温度的道理，但总是蹦跳着走在大人的前面，抢着去动那个简易的小水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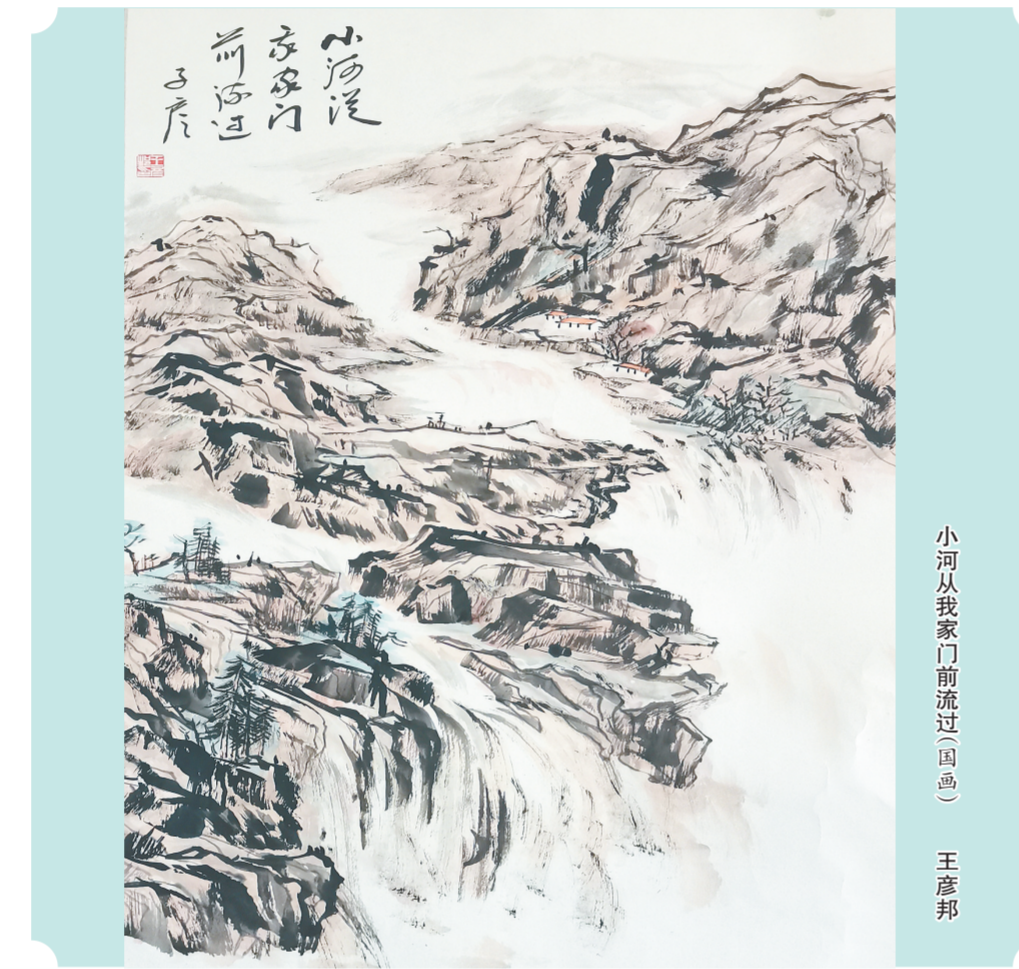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布谷鸟一叫，母亲就从屋里的罐子中取出种子，在房前屋后种植南瓜、扁豆、丝瓜、豆角，再细心浇水照料，一年四季全家的菜都是靠它们。我也会拿着小铲子在院里院外种下向日葵、蓖麻籽，每天都给它们浇水，还会时不时地跑过去看看，希望它们能尽快发芽长大。

布谷鸟是人们内心深处所爱戴、尊重的。虽然布谷鸟也啄食柞蚕，但是人们只是用烟熏、设假人等方法来赶走它，并没有真正伤害过它。它的叫声仿佛农家最天然的“时令钟”一般，催促着人们顺从天时、耕地播种。在布谷鸟的叫声中，人们播下希望的种子，期待秋天的收获。此时的田野间，麦苗拔节、油菜花香，一片勃勃生机。

想想我们的祖先是多么聪明智慧，他们见春日天气渐暖、降雨增多，布谷鸟鸣于田间桑间，不断发出“布谷——布谷——”的啼声，便把它当作催促耕种的信号。于是，“布谷鸟”的称谓与独特的文化意象便诞生了。

春耕布谷鸣，山行寻诗奇。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诸多关于布谷鸟的佳作：杜甫的“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怜农爱农之情跃然纸上；李白用简单的“日出布谷鸣，田家拥犍犁”，勾勒出一幅热闹的春耕图；明人李东阳笔下“春雨园林布谷声，声声不住劝春耕”，把布谷啼鸣描绘得栩栩如生；清代姚鼐的“布谷飞飞劝早耕，春锄扑扑趁春晴”，字里行间都是春日的忙碌与希望。

布谷声声春忙忙。季节轮回，布谷鸟终会离去，但它的啼声却永远回荡在这片土地上，刻在农人的记忆里，藏在岁月的肌理中。让我们聆听它的鸣叫，吟读这些动人的诗篇，用双手耕耘自己的生命之田，收获属于自己的丰盛与美好。



小河从我家门前流过（国画）

王彦邦

荐书架

《燃烧的龙舌兰》：不同生命相遇的备忘录

◆ 高晓倩

2010年年末，班卓只身前往墨西哥。从小城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圣母教堂到萨帕塔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村庄，从凿井而饮、素衣简食的乌托邦农场到嬉皮士们绕着火堆叹息与忧伤的彩虹聚会，班卓好奇的依旧是生动鲜活的人，她与他们一起劳作、相处、交谈，观察和了解他们的生命历程：在城乡、民族等身份之间挣扎的玛雅青年塞列奥，游走四方、追求内心自由的德国人雅布，从伊拉克战争归来、在乡村独居的“丛林乔治”，偷渡美国7年后回到家乡开中餐馆的恩爱夫妻，聪明、独立、能干的普拉比亚女导游们，渴求着爱与被爱的姑娘塔提和她那半生为激情所困、最终收获安宁的妈妈阿达……

在与一个人、一颗颗心的融会中，班卓寻获了旅行乃至生命本身的意义：透过彼此的敞开与发现，找到直面并理解黑暗的勇气，在光与暗的交替中抵达爱与自由。“与其说这是一本旅行记录，不如说是一卷关于不同时空不同生命相遇的备忘录。”

《燃烧的龙舌兰》保留了一份珍贵的样本，让我们回想起还没有智能手机和网友攻略的年代，“旅行”意味着用行走的身体去一点点暖化异乡的风景，把自己融入与芸芸众生交汇的河流。班卓笔下最动人的细节永远由一张张具体的面孔构成，旅途中不期然的相遇，留下绵长的挂念和思考。一个从不提供答案的记录者，让我们记住“世界”曾经如谜一般充满魅力。

人在旅途

南太行底色

◆ 赵敏

呈现灰褐色，并透出一种暗光，应该是岩石中的某种物质吧。它像巨人一样立在S形路旁迎接游人。关山是以“观山、观水、观天下”而胜名的，以地质地貌山水为自然特色，以洞穴石林为自然景观。果然，从关山顶向下俯瞰，就看到了水，那是石门水库。水库在观山群中，高90多米，立体感极强，山在水中，水在山里，水有动感，在万壑间流动，水库不大，只有4000多平方米，景观却是天上人间。每一滴水都藏在山的缝隙之间，水色碧蓝澄明，莹莹闪光，水在云与山之间晃动，宛如一幅天然壁画，长卷就挂在半空中。站在山巅，有身在舟船之感。水动，人也在动，不知是在天上还是在人间。一个字：“妙！”是啊，这是太行至尊的灵水世界，那我们就是在天上了，焉有不妙哉！

低头看，是水色，仰头看，是原始的生态林、次生林。关山的林海对整座山的覆盖率在90%以上，因此，关山也可称原始森林。林涛是写意式的，天气有小雾，山顶雾开，雾在半山腰，缠在林间的树枝上。一缕缕白雾缠绕在青葱的林涛

中间，雾在林中是动态的。于是，关山的次生林就演化成了“观山”的林海，人在灌木林中行走，就仿佛走进了一个纯天然的氧吧，山顶凉意森森，沁沁然的凉意把游人的心都湿透了，润泽着无限的诗意，这是自然与人和谐共生的生态现实，关山成了梦幻仙境。

放眼望去，东南侧的山崖上挂着一溜儿雪白的瀑布，这瀑布只是窄窄的一小溜儿，不仔细看，白色的水是静止的，伸头睁大了眼睛看，瀑布周围雾气弥漫，水珠如丝线一般飘然下落，一缕缕掉入烟蓝的水库，晕开再消失。再仔细看，瀑布上端的次生林茂密而缠绕，枝条你缠着我，我绕着你，根本就看不出那团团飘舞的水珠是从哪里流出的。

半山的一面石上有刻字：岩崖叠叠，铭志海陆变迁，著太行史卷，山崩水蚀，雕塑峰石奇观，著北国画廊。

山顶的一处向阳地里，住着一对老夫妻，老翁名叫马金龙，老太名叫孟清芝，老两口常年不下山，守着一座宝山活成了神仙。他们养着一大群土鸡，一小群山鸡，两只几百斤重的黑山猪。

招待游人，连吃带住一天60元钱，吃小土鸡炖粉皮再另外拿钱，小土鸡比山下的肉鸡都便宜。吃猪肉的话，地窖里存的有刚宰杀的鲜肉，价钱也比山下的猪肉便宜。79岁的老爷子，还是满头黑发，老太太腰不弯、腿不疼、耳不聋、眼花不花。房前房后还种了几十种中药材。问老爷子每年收入多少，老爷子说一个数不止，十多万。我们看到这老两口时，两人正对着阳光，扶着双缸洗衣机在院子里洗衣服。人的底色与山的底色自然就契合了。

中午，我们落脚在山中的农家院吃饭。石桌上，一盘出水的香椿芽，一大盆带浓汤的土鸡炖粉皮，一盘过水的凉拌蒲公英，一盘韭菜炒鸡蛋。等饭的时候，我们游览了农家院满栽鲜花的苗圃。春末的景色熙熙攘攘地把院落点缀得晶莹剔透，一树的山荆子美得妖娆无双，雪白的梨花一树一又一树开满枝丫。一阵又一阵温润的小风吹来，让我们舒心惬意的同时，还有一种在世外仙山梦游的空灵之感。

底色，是南太行每一处景致最妙妙的原色。原色是人类生态最纯的天然之色，底色不变，生态的绿色就会绵长不变，人类生命之本原就会绵延不息，生命存活的意义才大如天地，天地与人类共存，才是生命的福分。

关山只是南太行众多妙景中的一处胜景。只要你去了南太行，就会感受到生命在生态的滋养下茁壮地存活，不只惬意，更多的是万类霜天，心境悦然。

一行人在山之巅，在连翘花间照了一张立体照，与关山底色恰相吻合，人仿佛就在云中飘动了。